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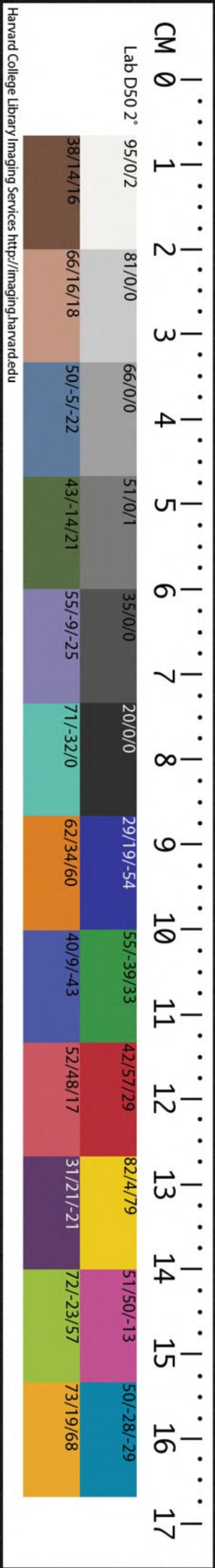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72516/7928(114)

卷之七

卷之三十八



史緯卷二百二十八

宋史十一

志

河渠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元至元二十七年，世祖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出口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



會曰濶卽曰濶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
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
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
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徑三受降城豐州東勝折
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
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
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千里
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
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財以塞之屢
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

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
有舟楫漑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伾東走
赴海更二千餘里禹蹟旣湮河并爲一特以隄防爲之限夏
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
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河
隄白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
而爲赤河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
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
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

河决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渾橋。詔發州兵治之。四年，滑州河决，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蠲其租稅。五年，帝以河隄屢决，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河决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

不曉上言
至於棄市
法甚嚴矣

民欲廣樹者聽其孤寡，惇獨者免。三月，詔曰：朕念河决為民患，故署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决，濮陽、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謂之曰：霖雨不止，又聞河决，朕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謝。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州霖雨薦降，洪河為患。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凡指紳草澤之

知其病則
知其藥矣

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皆，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而翰所治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未成，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

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十二月，決河塞。九年春，滑州房村河復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安可重困吾民？」乃發卒五萬，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未幾，役成。淳化四年，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潰。每歲河決，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新渠成。帝復案圖，命昭宣使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真宗咸平三年，鄆州積潦益甚。遣工部郎陳若拙經度，徙城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

是是亦足
要事如今
平時不防
待其決而
後修費十
倍矣

原詔沿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堤
縣令佐迭巡堤防大中祥符三年棣州河決聶家口請徙城
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
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役興踰年雖扞護完
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墾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民
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
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
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
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
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泮水

沿水順水
之也今
難防敵
之勢必
豈國為
無事哉

如此大役
不問而知
其難從矣

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
薄山障隄勢不能遠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
契丹不能南渡矣高齊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
逆上此州界其北作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
里引河水正北流十里破作禹古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
又東三十里勢大伾西通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
豐大名西歷涇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
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折一渠正北稍西
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折一渠東西
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

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兩岸，折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夾衡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西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佐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流齊流患，河，小川高渺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今大河益東，北，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城富庶萬，所。

而招寇矣。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備禦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曾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但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必成六派，則更增六處河口，日久難於隄防，又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且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爲煩費，其議遂寢。天禧三年，滑州河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二十二，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楸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十萬人治之，四年河塞，祠部

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爲河水所經不無爲害今者決河而南爲害旣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汗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至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爲難臣以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

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雁股之開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

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民力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令長吏存恤而畚休之五年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築大隄以護州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當時賴焉黃河隨時漲落俗舉物候爲水勢之名正月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莢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莢華水春木蕪菁華開謂之

此段頗有

菜華水四月莖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回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礮腥併流於河故六月謂之礮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薊華謂之荻苗水九月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盛凌水水性有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礮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剝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噴謂之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展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

史紀 卷之二百二十八
之徑窻。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畧停，勢更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槌楸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辨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丈至百丈，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人芟索

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楸臬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以蹙水勢，護河隄焉。仁宗天聖五年，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塞河成。六年，河決王楚埽，徙朝城縣於杜婆村，以避水。景祐元年，河決橫隴埽，久不復塞，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遣使特祠之。八年，河決商湖埽。皇祐二年，河決郭固。四年，塞郭固，而河

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不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只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歛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聞復有修

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大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河北尤甚，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况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

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夫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方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爲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

商胡決流，又復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李仲昌議欲納水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臺諫

史綱 卷之二十八
官與河渠司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集議修河，未有定論。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言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開，而思冀何為尚告奔騰之患。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別分河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則其害如何。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水泥沙重濁，理無不淤。淤常

先於下流，下流既淤，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近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龍門埽，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然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間，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

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地高，不知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

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叅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夫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而欲開難復，屢決之故道，虛費財力，而商胡終不可塞，故道終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之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

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諸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猶愈於虛費天下之財，空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所謂擇其害少者而爲之，乃智者之所宜詳也。大約今日河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則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

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息冀金堤之患。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爲大名息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田數，詔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以龍圖閣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嘉祐元年四月，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

仲昌固有
罪謂犯國
姓御名真
實話也

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材於國姓御名有嫌而
大興重斷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
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仲昌流
英州施昌言以下再謫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
事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自二股河行一
百三十里至魏思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都轉運使韓贄言
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卽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
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
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
自魏至思冀乾寧入於海分二股河自魏思東至於德滄入

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塞可以無決溢之患并上四界首
二股河圖英宗治平元年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思
冀之患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思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
疆埽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都水監李立之請於思冀深
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河北都轉運司言當
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方成今災傷願徐之都水監丞
宋昌言言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
州水患與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都水監奏慶曆
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
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溢致上下埽岸屢

危今棗疆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河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東流之利也詔翰林學士司馬光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

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帝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虞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尙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堤埽未成之處决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濶滄

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新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合議帝諭。光再往行視。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

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命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判都水監張鞏奏。上下二約。屢經泛漲。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每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夫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

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堤防未立，閉口修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共圖。以聞。乃復詔光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光言：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濶，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乃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尙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柰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

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剗修，誠爲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日減，借使分爲二流，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流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爲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爲及八分

乃可。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乃遣內侍張茂則往視。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張鞏旋奏：北流閉，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溢大名。恩德滄末，靜境三年。詔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熙寧四年七月，北京新堤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十月，溢衛州。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五年二月，興役。四月，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

障其決水。至是水入於河，而決口亦塞。帝語執政，聞京東，謂急夫修河有壞產者，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置疏濬黃河司，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瓜揚泥車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瓜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

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有大船，相去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王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用耳。今第可矣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

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帝乃許。春首興濬，以杷法下北京，令都大提舉大名府界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故，子淵附會之曰：法誠善，但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河口，差子淵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不拘常制，乃開直河，深八尺，而塞魚肋河，安石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瑄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沙小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畧無固護，設遇漫水

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
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退出良田數萬頃
俾民耕種而堂邑等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十年
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
澤灤分爲二派一合滸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
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又決滎
澤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
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
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而都水畧無施設止固護東流
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費省之賞未嘗增修

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
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
役實在者十只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
也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替替籲天上軫聖
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不知所謂也元豐元年
四月決口塞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故
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發河入董固以
護舊河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詔樞密都承
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
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剝立生堤枉費功力唯增修新河乃

能經久，詔可。河決澶州時，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唯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白衛州按視，訖於海口，從之。四年，小吳埽大決，恩州危甚，令李立之經畫。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宰相吳

充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徐曲御河決口，趙村埧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卽大流難以西傾。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立之。言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堤，詔覆計之。立之又言：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離堤一里內爲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爲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

其言五年河決原武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巨憂其輟汴河兵五千併力築堤修閉至臘月竟塞云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欲復禹故迹神宗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范子淵元祐元年御史呂陶劾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興役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降知峽州其制畧曰汝以有限之才興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語也哲宗卽位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旣未塞又決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

建議濬迎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以王令圖領都水同行河問言臣至滑州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發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旣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別相視令圖問欲必行前說二年令圖死以王孝先代之左司諫王覲言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不通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爲是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流入海之地雖

宋事紀原

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遼界如慶曆中取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以宿河北重兵預備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沿河而後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

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河北使百萬生齒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既危絕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望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

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左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蓋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講議官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還復故道。今流分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張景先以問說爲善果欲回河。唯北京以上滑州而下爲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爲之可也。朝廷然其說。三年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

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蓋天下大勢。唯人君所向。群侍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人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意已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乞將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朝廷所未甚知。賴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往往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

得是

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爲阻。况今河流。未必衝過北界耶。太后曰。可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孔子論爲政曰。先有司。今水官未嘗保明。而先示以決。欲回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得以藉口也。存宗愈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欲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爲患。非一若能全

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孝先等爲未必然之論。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爲。則令沿海踏行。自思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唯有導河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詔書。戶部侍郎蘇轍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

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

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

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等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回收買梢草指揮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附阿以誤國計中書舍人曾肇言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三路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隣路隣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不堪則雖有回河之計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百祿等行視東西二

河以爲東西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奏事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旣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曰請以二年爲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數計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終不可爲故爲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

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卽亦無回河之理。臣謂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醜爲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亦無回河之理也。四年，百祿等使回入對，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一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願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尚書省言，大

河東流爲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灤，兼濁水入界，河向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爲深慮。詔范百祿等條畫以聞。百祿言，臣等昨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至海口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濶一百五十步，深一丈五尺，自黃河行流之後，今濶至五百四十步，深者三丈五尺，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張戎之論甚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濶，連底成空，趨海之勢

最明白
備來一班

甚迅雖遇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濶加以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塘灤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可以褰裳而涉深可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卽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

多言好專
一人最爲

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雁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灤界河之足限哉七月都水監言自小吳決後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為北流無患則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四年決宗城中埽豈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臥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為臥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首在東岸要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

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堤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爲輕重詔有司具析保明以聞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得况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

難矣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使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同兒戲臣願命有司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壘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畧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無得與功不過一月漲水旣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行地中無可回之理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卽更不須開

子意見
不為君國

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頗快漸成港道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掇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埽有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今日當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五年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患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乃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

宋人之病

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詔開修減水河二月詔去冬愆雪今未得雨早暎潤遠宜權罷修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驩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黃河民方憂旱聞命踴躍聖詔云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大臣奉行

子由言刺
肯所以取

不得其平、由此觀之、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旣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北京南沙堤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漕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

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慮致斷絕、卽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以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六年、敕竄責李偉、七年、以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其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爲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

史綱 卷之二百二十八
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
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堤、
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闢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
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
以河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
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外丞司管下河埽歸轉運副使、
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
李偉再任、元祐八年二月、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
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
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澗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

可爲北流是大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
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
回河之計耳、朝廷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上
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
遠、徼倖盜功、或取此舍彼、譁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
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
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
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
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
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

悉官豈可
不加罪

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至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

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右相范純仁與蘇轍力言不可。詔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時轉運趙侗深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侗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南

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澮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涇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害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

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卽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逐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呂大防罷相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言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束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稍草斬伐榆柳

力載不成
勉之可也

覆水難收
徒何索回

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遣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與功矣。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稍草。依仁宗朝施行，會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急往救護。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輔臣出圖狀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按視為簽堤，及去北岸嫩灘。

令河順直，則無患矣。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身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便利。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躬往相視，保明從之。十月，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筭，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水患。又自闕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隄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

安持語周
甚矣

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具析，修閉北流，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海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

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開塞闕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旣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怯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支吾。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吳安持、王宗望同外監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張商英又言：「今已閉北流，都水長貳交章稱賀，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正宜修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

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說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淵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况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那財民力何以支持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先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元符二年北外都水丞李偉乞於澶淵之南大河身內開小

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之患從之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徽宗卽位吳安持輩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安持等昨主回河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乃以商英爲北河轉運使兼提舉河事商英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閉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

史紀 卷之二百二十八
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河決蘇村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經度之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臨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

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隄防之不固乃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行其無所事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旣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聞近日議者又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崇寧三年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卽由

西路歷沁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於冀又北渡河過來遠鎮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地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四年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爲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大觀二年工部員外郎趙震上免夫之議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詔曰河防夫工歲

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五月邢州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以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六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詔沈純誠開撩廣武埽對岸兔源河分減埽下漲水政和四年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渾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爲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

寬河朔諸路之役，從之。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聖功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濫。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通利移軍城於大伾山間。十月，棗強埽決，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之地，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發合大河從

之七年，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渾，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南河一橋，因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三年，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成，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零。詔因橋壞降秩者俱復之。揚轉正奉大夫。欽宗卽位，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稍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伋爲之奧主，超付各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

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
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
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叙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
每興一役乾沒無數陛下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誅竄
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詔昌齡與在外官觀揚權領都水
監職事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

史記卷二百二十八終

